



伤芭蕉

余昌民

那是三十年前的画面了，一辈子也忘不了。

一家四口从武汉到广州，再转车往深圳。火车缓缓地前行，停在小站，小贩把一把黄皮果塞进车窗，那是南国才有的果子。

我们盯着车窗外的景致看：芭蕉树多了，那么高大茁壮，气势轩昂的，似乎在说：“这里可是我们的领地哦！”

到了蛇口，我们住过单身楼、花果山小区（60多平方米）和招南小区（76平方米）。1994年住进了翠竹园——蛇口工业区第一次为本系统的干部建造的福利房。蛇口工业区是全国率先推行干部聘任制、住房商品化的著名大型国企，当年十分警惕遏制特权与腐败，以高度自律伴随着小心谨慎的改革，七栋多层住宅楼有一栋每户面积120平方米，其余的仅为110平方米。

蛇口翠竹园区位上佳，格局疏朗，楼距开阔得窗帘只剩下遮阳的用场，而且绿地充足，

与之后相继出世的商品楼局促的环境相比，非常适宜居住，故而有“绝版小区”之称。

另有底细，更显得与众不同：除了施工建造，从设计到绿化、清洁、物业管理、电、水、通讯、有线电视台，全都是本系统的下属单位，不难想象，关系翠竹园的事，哪个单位的头头都会把工作做得无可挑剔，这是常识。

小区于是具有了与生俱来的秩序：居民是彼此熟悉的，认同感是较为相似的，行为是自觉友善的，邻里们都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比较通情达理而不乏公德意识。

这样的“大院文化”部分抵御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填补了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权力的弱化，延滞了道德缺失。回想那时，首先是感觉安全的，更多合理性而非商业追求，有一种彼此不陌生的温馨，甚至——可以说是蛇口尝试的社会改革的缩影——诉求和卓见不会落空。蛇口创建者袁庚多

次说过：“要让蛇口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他的带有桃花源清香的理想，虽不能全至，心仍向往之，而我们毕竟有浅尝过的暖融融的记忆。

果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想想中国的变化有多大，翠竹园的变化就有多大。

一部分风流人物应风而流，另择华林高枝去了；大宅概念翻新，禁不住心旌飘摇了；特权、透明之类的聒噪已不再入耳烦心，位高者可以放心入住公馆级新居了。剩下可点头致意的翠竹故老越来越少，大约五分之一的样子，系念并延续着过往的风光。

人非物是，岁月侵蚀，楼梯的积尘久了，触目的垃圾多了，草木退化、榛芜丛生，物业管理费见长，服务指标反降。世事大体如此吧。窗下的小花园展露最后的芳颜，不久她也随着翻过的一页而去了。

新的街坊邻居多了起来，他们不知来自何方，有些人也

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

有些人家特别勤于晾晒被子和床单，他们不在自家阳台上晾，也不上楼顶的天台上晒，而是在树上牵绳子，像蛛丝攀来攀去，而晒出去的物件，像串串大幅的万国旗。

园子里芒果、菠萝蜜成熟的时候，有人挥起竹竿敲打，就像是在收获自家的作物。

新人里有一些比当年的我们清闲得多，他们酷爱打牌，甚至可以不分昼夜，而且看不上活动室，偏对小区入口一带情有独钟。他们对牌桌牌椅并不讲究，垃圾堆里随手捡来，跛腿的、漏底的全能抵挡，形成怪异的风致。当人散去，桌椅如灾后的废墟，烟蒂共绿茵错色，纸牌与枯叶齐飞。

生活大步走进了汽车时代，翠竹园不堪压力，居民们表决把小花园改作“临时”停车场。业主委员会出面死磨力争，房地产公司碍于早年有过占地补偿协议，这次给足了面子，拔下一根汗毛，派来包工头平出了一块衣不蔽体（薄壳般的水泥都没铺满）的简陋停车场。

眼见窗下的绿地将变成车道，我们这一栋居民自然心情不欢，但还是服从整体利益，做出牺牲，只要求不要损坏老树，不要在窗口下停车。

施工的日子，掘土机的怪叫声、叩击声声入耳，纵使不往窗外看，还是因左右不了生活的走向而阵阵心烦。

业主委员会的职能仅限于“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进入指挥其事阶段，顿显无力，这时冒出一群活跃分子（古称“好事者”），常聚在我们窗下沸声指划，还散发传单要拉起一个“维权小组”，开设QQ群。

一天夜晚，忽闻喧声，嘈嘈切切，灯影辉耀，初还以为施工队提前进场，一看才知是那群牌友（说不准是不是“维权小组”同一伙兄弟）挑灯夜干，抢先用施工的水泥砌出一方地坪——我园的牌戏从今不但地盘确保，而且脱却寒砻之气。

第二天包工头也不计较，停车场水泥薄施，不就是了？

早起推窗一惊：只见残叶零落，两株芭蕉竟被伐倒在地！这两株挺拔的芭蕉生来有年，既不得任何人的事，又是本园媚人的翠色，更是我们的窗外风月……我怒气难遏，瞪瞪下楼，把干活的几个工人一顿斥责！那几人辩解说他们只知听命干活，谁叫干的？不知道。

稀里糊涂地，窗外的芭蕉树没了；打牌的围子一如既往地晨昏倒、懒梳妆。在我们楼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路边栽上了一排细竹。窗下不应停车，谁站出来说话？谁又理你？

古榕下的花园停满了汽车，不知不觉百姓就尝上了畸形发展的苦果。

那两株芭蕉被移栽到楼西。其中一株有一枝桠骨断肉连，难看地斜楞着，我拿塑料绳把

它捆牢。过些日子看一眼：枝桠一直没长结实，芭蕉叶还绿着……

蛇口乃我国改革开放的首善之区，得时代之赐，放手描画新型社会，思考与探索良多，老一辈奔赴这里时向往的“阳光空气”，后来令更多的人们吸附过来的个性张扬与合理宽松，首先建筑在有效的管理、认同的自觉与平等的沟通之上。而今轻狂自私的社会风气加速了蛇口精神宫殿的崩坏，理想的生存环境如赤霞一抹，有过了短暂的绚美，重又沉入了山影中。

基层社会应当是国民安顿心灵、养育心灵的地方，革命摧毁了千年以来维系社会的基层结构，代之以革命理想，而当革命理想出了毛病，整个社会顿时变得心灵无着、道德沦失、松散混乱，我们的精神还须要久久地跋涉苦难。

思想家王元化认为，社区改革刻不容缓，“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社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渐过渡。”以此为方向，兴许能够拯救危机暗伏的中华民族。

宋代词人蒋捷吟唱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如今窗前的芭蕉没有了。未来的葱茏与芳菲，还能指望么？